

居住方法的调查与“建筑计划学”

OTSUKI Toshio
大月 敏雄

东京大学
(宗晓莲译)

1. 今和次郎的“住宅与生活”研究

如何理解“普通的日常生活”这一课题，在建筑学中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论题，在这一方面，接受了从柳田国男开始的民俗学系谱影响的学者们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其中尤以今和次郎所作出的贡献最为显著，明治45年（1912）毕业于东京艺术学校（现在的东京艺术大学）图案专业的今和次郎，被早稻田大学的建筑学科录用，大正6年（1917）参加了民居保存会的“白茅会”，与柳田国男一起参加了民居调查、留下了很多种类的素描草图。作为这一成果的结晶，大正11年（1922）出版的《日本的民居——田园生活者的住处》一书，对“民居”一词的扩展也起到了一定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今和次郎的方法论。明治以后开始的日本建筑学的主要方法是，在设计新的建筑物时，收集之前已经建成的相似案例，研究其规模及房间布局等等。作为应用科学的建筑学，对可以立即应用于设计的知识这样的即战力有要求。因此，进入近代以后，在设计有着新的要求的官府政厅及各种公共设施等时，参照欧美的实例是比什么都更为重要的。

然而，毕业于图案设计专业而非建筑专业的今和次郎的研究方法有点不同。今和次郎试图通过素描这一独特的空间构成表现手段理解、并解释围绕民居所发生的各种现象。其原本的目的并非是“获得立刻可以用于建筑设计实际工作的知识或技巧”，而是“理解眼前的建筑物中发生、存在的生活现象是如何成立的？并试图对其进行解释”，这与之前的建筑学的研究方法有着很大不同。

另外，将焦点定位于“住宅与生活”也是与当时建筑学主流有着很大不同的另一点。明治以后的建筑学并没有将“住宅”列入“建筑”的范畴。“住宅”是与木工、木工师傅有关的，而不是被称为建筑家的、毕业于大学专门学府的精英技术人员所应该染指的对象，这样的想法在当时占了主流。何况普通的住宅是如何被居住的，等等，将目光转向“生活”现象的建筑家更是极端的“少数派”。虽然明治时代确实出版了很多有关住宅建筑的书籍，然而，仅仅是传授木工的各种技术、诀窍，或是解说明治后得到改良的厕所、取暖设施及厨房用品如何有必要融入到住宅建设中。在理解了住宅及在其中展开的普通生活实态的基础上，重新考虑住宅设计的应有形态这样的趋势，在建筑学中几乎还没有出现。

欧洲在这一时期，作为近代建筑运动的一环，形成国家的重要要素的住宅改善、改良开始得到注目，首先必须从改变身边的住宅出发这样的氛围也开始形成。不过，在日本众多的建筑关系者真正开始关心住宅问题是在关东大地震（1923年）前后。在日本，

“住宅”开始受到注目是明治 41 年（1908）内务省地方局的一些有志之士出版了《田园都市》后，今和次郎开始参加白茅会的大正中后期，在东京“住宅问题”终于在“都市问题”的文脉中被讨论。开始出现推崇英国 E.Howard 所提倡的田园都市式的居住环境的趋势。也因为此，《日本的民居》一书的副标题就是“田园生活者的住宅”。不过，当时最普遍地被讨论的住宅问题是如何给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济好景所带来的不断集中到都市的人们提供住宅，以及为此都市计划应该如何做，这样的问题中的“住宅”问题，至于住宅中展开的“生活”，除了生活欧美化（西洋化）之外几乎没有什么讨论。在这样的背景下，今和次郎开始的注目“住宅与生活”，在当时的建筑学界，很明显是先行了一步的。

更进一步地，大正 12 年（1923）关东大地震火灾后的废墟上人们自己搭建了临时棚房，今和次郎对临时棚房中人们的生活也很关注，并用素描将其记录下来。今和次郎还马上开设了名为“临时棚房装饰社”的设计公司，从一直以来的观察、描摹、理解、解释的立场进一步深入，加入到构筑复兴东京城模样的一部分的商店及住宅的实际设计中。也就是说，实现了从研究到实践的转换。其中特别是东京帝国大学柳岛学生寮（settlement）的建筑设计，从今和次郎的研究方法论和实践论在东京帝国大学的相关设施中得以实践性实施的层面上来说，可以说有着极大的意义。

之后，今和次郎于大正 14 年（1925）实施了“银座街风俗调查”，昭和 2 年（1927）主办了“调查（考现学）展览会”，昭和 5 年（1930）与吉田谦吉共著出版了《考现学（Modernologio）》，探究了大地震复兴后东京的新的“普通”，这些并非是单纯的素描，还显示出这样的下了很多工夫的资料收集自身也可以成为一种新的社会观察手段。

然而，时代没有允许这一代表考现学的提出及解释观察社会的框架的研究继续下去。大正 11 年（1922）今和次郎受到朝鲜总督府的委托在朝鲜半岛进行了民俗调查工作，作为其成果，大正 13 年（1924）出版了《朝鲜部落调查特别报告 第一册 民居》，这一工作显示出“追究普通”的研究行为从其他角度来看也意味着对国家“有用”。

昭和 9 年（1941）至昭和 16 年（1941），今和次郎在农林省积雪地方农村经济调查所主办的积雪地区农家民居调查及同润会主办的东北地方农山渔村住宅改善调查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与国家连接的这一系列民居研究工作，并非是对普通生活如何得以成立的解释论，有着将“普通的民居”当作“实用学问”，成为“改善”、“善导”的对象特征，是大正时代生活改善运动的延长。由于军国主义的浸透，各种研究学术活动最终都归结为“改善”、“善导”的时代趋势，今和次郎也被席卷其中。

2. 西山卯三的“居住方式调查”

大约 20 年前，笔者还在攻读博士课程时，有机会与东京大学生产技术研究所的藤森照信教授一起，参加了越南河内的民居调查。期间，藤森照信教授讲述了这样的一段轶事。建筑学中建筑规划学鼻祖之一的京都大学的名誉教授西山卯三从早年起就非常崇拜今和次郎，希望成为今和次郎式人物，做了各种调查，留下了各类素描。说起来，西山卯三的著作中确实有着很多手画的素描，如果说其背景来自对今和次郎的仰慕，确实是非常可以理解接受的说法。

西山卯三于昭和 16（1941）年进入国家设立的住宅营团的研究机关，为每年更新的住宅营团建设的标准平面图的设计作基础研究。此标准平面图的设计与战后公营住宅的标准设计及住宅公团的 nLDK¹ 的设计有着继承性的关系是连续进行的。而西山在进行了大量“居住方式”调查的基础上，总结出不管是多么狭小的住宅，老百姓有着将饮食空间与就寝空间分开的倾向，提倡将“寝食分离”作为设计标准平面图时的一个原则。当时这一“寝食分离”论在住宅营团建设中除了一小部分以外，并没有被采用，然而在战后公营住宅及集体住宅（国家铁路公司宿舍、公务员宿舍、电信电话公司宿舍等等）的平面设计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所谓的建筑规划学，就是在理解现实社会中普通地进行的人们的生活的模式及嗜好的基础上，发现其中隐藏的法则、因果关系等，并将此反射到新的建筑设计中，这样的学问。在这一意义上，西山卯三进行的“居住方式调查”，对一直并没有受到建筑相关者关注的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通过大量调查进行提取分析，可以说是有着非常重要意义的划时代的调查，将谁都会认为“说起来确实是这样”的“普通”模式，作为实用科学反映到建筑设计中的这一做法，可以说是极具建筑规划特点的。

3. 吉武泰水的“使用方式调查”

受到今和次郎极大影响的西山卯三，将住所特定化，为了追究作为新的建筑规划根据的“日常生活中的普通”，实施了“居住方式调查”，开拓了作为实用科学的建筑规划学的方法。另一方面，东京在战败后，在东京大学的吉武泰水探究建筑物的“普通使用方法”的基础上，另一种新的规划设计的基础也形成了。在厕所、电梯人们如何排队，学校里学生们是如何换穿室内鞋与室外鞋的，诸如此类，对一眼看上去大家平常进行的动作进行科学调查，在实态调查的基础上尽可能地落实到数学理论分析的研究范式。建立了战后各种设施建筑规划学基础的吉武研究室将这样的调查称为“使用方法的调查。”

西山研究室的“居住方式调查”与吉武研究室的“使用方式调查”。他们所使用的词语说明了各自是从什么样的角度捕捉眼前现象的。“居住方式调查”的主语是居住者，可以知道其着眼点于人的主体性。西山的视角更偏向于社会科学。另一方面，“使用方式调查”的主语是建筑物，人作为对建筑物施以影响的因素被把握。吉武的视线更接近自然科学。

西山研究室的居住方式研究之后在都市计划、城市建设等领域取得进展，在以人为主人公的生活舞台这一总体环境究竟应该如何改善这一方向不断深入。而吉武研究室则将研究重点置于根据住宅、医院、学校、博物馆、办公楼等建筑物种类·用途的特点，制定各种建筑设计的标准方面。无疑，这也是必须制定二战后大量建设各种建筑物、发放建设补助金时的各种标准的任务，东京大学的建筑规划研究室不得不承担的反映。

4. 解构“普通”

纵观上文，日本的建筑学作为实用科学，有着不管是愿意还是不愿意，都不得不贯彻“实用”这一特点的一面。在这一过程中，以各种手法追究“普通百姓的普通生活”，追究的过程中找到追究的乐趣，同时开拓了解释事物方法的手法，并将这一极其智慧的

思考方法展开到建筑学中的今和次郎的存在，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此后，他在 1923 年大地震后的临时棚房装饰社及战争时期住宅改善运动中，有时候一边引用作为实用科学的“有关普通的研究”的成果，一边回答了时代的要求。

对今和次郎非常仰慕的西山卯三作为西部日本建筑规划学的代表，从社会科学的观点将“居住方式调查”传播开来。另一方面，由于与国家的连动（合作），各种设施非常缺乏的战后，为了建立统一的建筑规划标准，吉武泰水从自然科学的观点将“被利用方式的调查”落实固定，从而建立了东部日本建筑规划学的体系。

诸如此般，从大正时代至二战后经济高度成长期日本建筑规划学的发展中有关“普通”的观点看法、以及对“被理解被解释的普通”的加工、利用方法，随着时代的变化及研究者所处立场的不同而不断发生着变化。由于建筑学实用科学的特征，令其并没有从不断提出的国家、社会的要求中独立出来。相反，也可以说，正是由于为了回答国家、社会的要求，建筑学中产生了不得明确理解“普通”这一动机。

那么，现在的建筑学中，又是如何对待处理“普通”的呢？从结论来说，今天，“普通的生活”并没有得到关注。这应该与和“标准的”意思相近的“普通”这一概念慢慢地从我们身边丧失这一事实不无关系。就在十多年前，在我们的社会中“普通的生活”可以说是伸手可及。如果知道丈夫的工作单位、居住的地方、家庭构成等等，就可以以很高的准确率来推定大概是怎样的家庭，然而，在家庭的实际情况多样化的今天，只是知道工作单位、住所以及家庭构成，很难推断其生活方式（lifestyle）了。这一状况在建筑设计、建筑规划时，是很重要的。可以说如今已经进入了不能想象普通的家庭的状况下，却不得不设计不知道是由谁居住的集体住宅的房间布置的时代了。

不过，有趣的是，经济飞速发展时期建立的集体住宅的标准模式，现在也广泛存在。正门设置在住宅的中间部，通过中间走廊到达面向南侧阳台的起居室（客厅），如果不是这一基本的模式，商品房可能卖不出去吧。在住宅流通市场中，现在也很明显地显示出，“（以标准样式存在的）普通”似乎还存在着。

然而，对日本人来说极为常见的中间走廊，在韩国、中国、台湾的集体住宅的设计中，却很明显是不常见的。因此，为什么日本人喜欢中间走廊这一疑问也自然提起了。同样的，为什么日本人喜欢南侧？在什么样的状况下榻榻米的房间在不断消失？为什么日本人丢不掉正门的门口？诸如此类，各种各样有关“普通”的疑问残留着。另外，为什么亚洲人喜欢高层住宅而欧美人喜欢底层建筑呢？回答这样的疑问，也是非常困难的。

另外，今天我们觉得在医院离逝世是理所当然的，然而 20 多年前的高层集体住宅中，为了能放进棺材，设计电梯时在电梯的后面特地设计了暗间，万一需要的时候棺材也能放进来，在这一方面不得不动脑筋的时代也曾经有过。不过，近来几乎没有人在家中离世了，或者说，即使在医院死亡，也还是将遗体运回家一次的事情也不存在了，不知不觉之间，电梯后面的暗间问题也不再是问题了。然而，日本政府正在制定不是在医院而是在家中去世度过最后时间的政策。在家中可以送走逝者的体系再次建立之时，电梯的暗间问题会再次成为问题吗？

诸如此般，支配了我们的日常生活的理所当然的现象，在不知不觉之中慢慢地变化，对建筑设计也不断提出很多要求。忘记这些，理所当然而作了设计，就会给居住者带来

不必要的麻烦。过去，东京的平民区再开发建立的高层住宅中，盂兰盆节时点火送迎祖先的仪式成了问题。这一地区原本以大杂院和弄堂为主，大杂院的居民在盂兰盆节时一定要在屋前烧一堆火送迎祖先的灵魂。这一习惯被一般的高层住宅的设计者忽略了。结果是，大家都在阳台上点燃了送迎祖先灵魂的火，成了问题。这种情况下，是一般的集体住宅设计正确呢，还是居民们一直以来理所当然地做了的事正确呢？

大概哪一方都正确。如果不总是习惯性地意识到“普通”的存在，建筑设计可能很难跟上不断变化的现实世界。去年，“东日本大地震后什么样的状况下才可以被看作是复兴”这一问题在日本建筑学会上引起了很大的讨论。其中“日常生活的恢复就标志着复兴”这一观点重新受到关注。那么，日常性又是根据什么标准成立的呢？为了回答这样的疑问，建筑规划、设计研究者们今天也还在进行着“居住方式调查”及“被使用方式调查”。质疑“普通”、“理所当然”，依然是今天的建筑学中非常切实的问题。

注

- 1 LDK是英文 living + dining + kitchen 的简称，在现代的日本商品房中，客厅、餐厅和厨房三者都相对地有各自专门的空间，但相互间不设置墙或门等隔开，三者一体化所形成的宽敞的空间称为 LDK。其中有两个单间再加上 LDK 的称为 2LDK，3 个单间再加上 LDK 的称为 3LDK，如此类推。译者注。